

谷雨樱桃红满枝

□路来森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别人说，我的祖母也常说。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樱桃树。不过，樱桃倒是年年都能吃上几次。

第一次吃，总是在农历“四月初八”。那天，是当地的山会，祖母给我几角钱，我随着大人去赶山会。什么都不买，就用那几角钱买点樱桃。红红的樱桃，带着嫩绿的蒂把，摊在一张草纸上；我一边行走，一边撮一颗樱桃，顺手填入口中。

缓缓一嚼，轻轻一吐，樱桃核，就猝然飞了出去。现在想来，那种吃樱桃的情状，不仅有几分得意，还有几分潇洒。

那时候吃的樱桃，是一种小小的红樱桃，红艳艳，晶莹莹，粒粒如红玛瑙。农历

四月初八，恰是谷雨前后，范成大：“梅花开石首，谷雨熟樱桃。”是也。

所谓“时鲜”，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谷雨前后，就应该吃樱桃，吃久，多年以来，我都固执地认为：谷雨前后成熟的红樱桃，才是最时鲜的樱桃；那种鲜红色的小樱桃，才是最本色的樱桃。

如今，春夏时节，樱桃遍地都是，而且品种繁多。红的、紫的、黄的，色色都有，粒粒都大，但我却总觉得味道不足，或者不正；因此，也就都难以得到我的认可。我认可的还是从前那种小小的红樱桃。我喜欢那种“樱桃红”，红得鲜艳，红得纯净，红得透亮，红得喜气洋洋，春光明媚。妻，也喜欢。她常常买一些红樱桃，堆在一只大大的白瓷盘中，作为室内清供。不是任何一种东西，都可以“堆”的，但一些红樱桃，堆在一只大白瓷盘中，就好，红白相映，让人觉得满室生辉。

后来，读书才知道，这种“白瓷盘堆红

樱桃”的清供方式，古人就很喜欢，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称谓，叫做“铁如意敲碎了珊瑚枝”——地红、碎碎的红，富贵的红。

“樱桃红”，还容易让人生发一些丰富的联想，甚至于略微带些“情色”。比如，樱桃唇、樱桃小口。不是我这样联想，古人早就作如此联想了。白居易“樱桃樊素口”，张宽“露湿樱唇金缕长”、韩偓“著词但见樱桃破”。似乎，俯拾即是。

以“樱”喻女人“口”，红艳一点，一点红艳，恰到好处；仿佛诗中“炼”字，一字著“风流”啊。

“樱桃”自身，也是人得诗的。白居易：“琼液酸甜足，金丸大小匀。”程从龙：“熈火齐于银盘，啖红香之琼液。”白居易的诗，大概写的是黄樱桃；而程从龙的诗，写的则就是红樱桃了。我猜想，他笔下的红樱桃，一定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小红樱桃”了。

虽小，却味“正”；酸酸甜甜，宛如“琼

液”，正是此种味道啊。

文人，不仅喜欢以诗写樱桃，而且还与樱桃，多有情缘“小故”。

明末才女叶小鸾，手中有的一方“眉子砚”，于是，就镌铭文于其上，曰“开夜一砚樱桃雨”。简短一句：闺秀气、文人气、山水烟雨气，三者兼备矣。毕竟一才女也。晚清词人况周颐，嗜樱桃成癖，晚年赁居海上（上海），即名其居室曰“餐樱庖”，并著有《餐樱庖漫笔》若干卷。

叶灵风，故居南京，而南京玄武湖又以盛产樱桃出名；因之，多年寄居香港的叶灵风，在文章中就常常写到南京的樱桃。他说：“春深了，洲上的樱桃成熟，在细碎密茂的绿叶之中，一簇一簇的红樱桃真像是珊瑚珠。从小到大，从大到老，都使我难以忘记。这里面有诗情，有画意，更有乡情。”

哎，殷殷思乡之情，真是情何以堪，情何以堪！（作者系潍坊市文学爱好者）

槐花

□付兰英

你或是追寻着一群素衣的民间少女或是被那一阵阵清新的香气所吸引

唯独这个季节你才能在山间或村野遇见最为质朴的美丽

又如一串小小的银铃在轻风拂过山林时荡漾出一串串甜甜的笑声在清翠之间摇曳着洁白的身姿摇曳出春花中的素雅餐桌上的诱惑

儿时的竹篮、铁钩、弯镰还有一棵树在晨风中微漾着的白色浪花甜甜的香气里溢满了童真的笑声耳边萦绕着母亲的呼唤槐树下几个留恋的顽皮身影在记忆的港湾里泛着一圈圈美丽的光环

祖母垫着小脚嘴里不停的叨叨不吃就不要摘你们这些淘气的孩子然后是几声童稚的笑声和一溜烟的身影只留下祖母在捡拾满地碎银似的槐花捡拾那一段食不果腹的岁月

（作者系齐村镇韩庄村村民）



《青山绿水》——切奇 摄

故乡的味道

□沈长洪

做午饭时，奶奶喊父亲去阳台摘几棵香菜，父亲回来后冲奶奶欣喜报曰：“又长高了不少呢。”

香菜又叫沁香菜，胡荽，芫荽。相传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种子，所以又叫胡荽。香菜具有祛除肉类的腥膻味的作用。小时候在乡下时，每年的九月，奶奶就会在院子墙脚下的小菜园里，洒下香菜的种子，春节炖肉时，正好做调味用，能起到祛腥膻、增味道的独特功效。

平时炒菜做汤，奶奶也喜欢加上香菜调味，加上香菜的汤味会有一种特别的清香。每年春夏时节，奶奶最爱用它做凉拌菜：洗净切段加盐、酱油、醋，最后淋上几滴香油，做起来简单又很美味，是那个艰苦年代，难得的农家小菜。

自从来到城里住，奶奶每每感叹小区里种花草不如种菜实惠。父亲打趣奶奶道：“要不让您种点蔬菜？”奶奶信以为真：“那太好了，别忘了买点香菜种子。”看着奶奶认真的表情，全家都被逗乐了。

为了圆奶奶种菜的心愿，父亲颇费了一些周折。先找了几个泡沫箱子，又特意去城外挖来了肥沃泥土，在阳台专门为奶奶开辟出了一

个“小菜园”。奶奶买来的种子，当然少不了香菜的种子。撒上种子后每日施肥浇水悉心照料。不久，那些菜苗便钻出了嫩嫩的绿芽，奶奶的皱纹里也开始盛满了笑意。

书中记载，香菜之所以有奇异香味，主要是因为香菜里含有挥发油和挥发性香味物质。香菜不但营养丰富，还内含各种维生素，同时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是食用药用并存的一种植物。曾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胡荽不仅可以帮助改善代谢，还有利于减肥美容，对皮肤出油有很好的疗效，所以也是我和姐姐的最爱。

每每看到奶奶在她们的“小菜园”忙碌的身影，就会想，奶奶和我们一样，脑海里也一定常常浮现往昔那些流年岁月吧。那些时光虽然已经有些遥远，却依然清晰的刻在记忆里；而那方散着满园香气的院落，也会常常萦绕

在梦里。只看奶奶闻到香菜香味，就翘起在嘴边的弧度，就知道了。喜欢香菜的香味，因为那是故乡的味道。恍然间，想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地方叫故乡，也叫老家，那是游子永远也难以驶出的疆域。

（作者系聊城市文学爱好者）

连载

长篇小说《大河激荡》

大河激荡

○ 无 言

见了叶大婶子，胡大忙喊：“大婶子，吃了啥？”叶大婶子忙回应：“吃了他哥，来了哈！”胡大轻手轻脚来到门前，问一声：“大队长没在家？俺找他汇报点事。”没等叶大婶子回应，解放军从锅里出来，给胡大说：“你大哥刚走，我看看朝成启叔家去了。”胡大又重复了一遍：“俺给大队长来汇报点事，也、也没什么大事。”

胡大站立不安，吞吞吐吐地从挎包里摸出四个鸡蛋，不好意思地递给解放军。“嫂子，我在河沿芦苇里捡了几个鸡蛋，给您送过来，留着过年吃！”解放军看见胡大手里的鸡蛋，激动得说话有些磕巴了：“大兄弟，可别、可别，这么稀罕的东西，你留着自个吃吧。”

胡大拘谨得厉害，把鸡蛋递给解放军，转身走开了，一边走一边说：“别嫌少，拿不出门来，嘿嘿。”

叶大婶子愣了半天，才明白是胡大送了四个鸡蛋，嘴里嘟囔着感谢的话。婆媳俩一直把胡大送出门外，叶大婶子还不停地夸赞：“还是他哥，还是他哥。”

二十

胡大整个冬天都美滋滋的，自从当了民兵队长，身份与之前就截然不同了，他脱掉了十几年的破棉袄，换上一件旧军装。他觉得只有这件军装才能显示出他的身份，不过，那件瘦短的带有多个补丁的裤子，依然穿在身上。石桥人见了胡大，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他以往凌乱的长发，改成了小分头，胸前的主席像章也更换了大号的了。虽是严冬腊月，胡大身穿单衣，并没觉得寒冷。当前新的形势，给予了他新的人生机遇，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开始转折了。他每天满腔热忱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多了几分精气神，每到入多的场合，他便感慨一番，逢人便说，三十岁之前的日子算是白活了。

此时的胡大，已经多多少少地感觉到了，权利带来的尊严和生活上的变化。过去，那些自以为有些姿色的对他连眼皮都不翻的女人们，开始主动搭茬找他说话了。就单说张开山家的吧，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婆，过去见了胡大，从来不打招呼。曾经，胡大在心里无数次地骂过张

开山家的，你都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了，有什么值得高傲的？自觉有些资本，不就不长富态些吗，一对奶子给猪尿泡似的，一双典型的地主婆的勾魂眼。叫胡大没想到的是，自从他当了队长，张开山家的变了个人似的，隔老远就搭话，并且嘴也甜了，脸上也带笑了。胡大想，势利娘们，早干么去了。早些年，我上杆子跟你说话，你待客不理的，没把我胡大当人看。现如今，我也不能是人不是人的，给你痛快话。

这几天，胡大的收获不小。张开山家的每天去更鸡岭吃饭，必须要胡大批路条，胡大从中得了好处。按照规矩，地富革命家庭，走亲串友，必须请假，有了队长签字的路条才允许出村。张开山是地主出身，两口子都属于被监视的对象。胡大心里明白，张开山家的跟他请假，说

是要去饭，篮子里鼓鼓囊囊地装了鞋样子和花线，她是走村串巷做买卖的，胡大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心里想，不能便宜了你这个势利眼。

有一天张开山家的找胡大请假，那小嘴甜得跟抹了蜜似的。“大兄弟，俺是来请假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俺闺女都十二三了，饿得还跟七八岁的个头像。行行好，大兄弟，给俺签个条子，俺去更鸡岭要饭去，要是有好吃的，俺怎么也得给大兄弟留一口。”

张开山家的边说着话，边看着胡大的脸，一股雪花膏的香味钻进了胡大的鼻腔里，弄得胡大脸上火辣辣的，竟没敢抬头看她一眼。本来，胡大想着，在张开山家的跟前摆摆架子，没承想，架子没摆成，心里倒是被张开山家的那双眼睛，瞅得乱七八糟的。

胡大没说话，只觉得一股热流往喉咙里钻。见胡大没吱声，张开山家的心里没有了底，八成是不给签路条？她突然想起来什么，从怀里掏出一个鸡蛋，犹豫不决地递给胡大。“大兄弟，也没

什么给你的，家里就剩这个鸡蛋了，没舍得吃，给你补补身子吧，当了民兵队长了，天天这么操持革命，都是为了庄亲庄邻的，俺心里过意不去。”

“去，去，别来这一套。”胡大红着脸给张开山家的说。

“大兄弟，俺不是事后诸葛亮，俺给开山早说过，大兄弟你不是简单人，早晚有出息。这不应了俺的话来了吗，当了民兵队长，还愁民兵连长，骑上驴了，还愁没有马？早晚的事。以后还得大兄弟罩着点，俺的成分高，不靠大兄弟，俺还能靠谁，你帮了俺，俺心里还能没有你，人都是肉长的，以心比心，俺也知道谁好谁歹不是？”张开山家的瞅着胡大的脸，说了一大通好听的话，然后把鸡蛋塞进了胡大的手里。胡大接过鸡蛋，正要说什么，张开山家的凑近胡大跟前，给胡大的军用褂子系上扣子，还不忘嗔怪几句：“大兄弟，天怪冷的，以后别忘了系扣子。往后，俺一早一晚烧糊涂，你只管家里去喝一口，别看俺一个傻娘们头子，也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只不过，避开张开山那傻货就行了。”

胡大听了张开山家的甜言蜜语，只觉得浑身发软，心里暖呼呼的，只最后一句话，他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事避开张开山，难道……

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

总编辑 褚洪波
副总编辑 钱进